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六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輯畧明道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

下二節看二字有含蘊無窮之妙。

語類大哉聖人之道

此一說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

渾淪處。○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

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困學錄道一也

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爲入德者言

故言君子後半爲成德者言故言聖人地頭語勢不同其

理一而已矣。○本意只說道之大不粘聖人承上至誠無

息一章倡歎而入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愚按此章言人

道意在修德凝道之君子故開口先唱明聖道之大爲後

文君子修德凝道起本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

看愚謂言聖人正專注學者其意自下貫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類問聖人之

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
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按此條後人不得其讀而以不成
二字屬上句。異說橫生。所謂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不可
以不辨。○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雙峯饒氏
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長育於陰陽五
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
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
天者。天之所以爲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
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
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紹聞編發
育萬物是造化之自然。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
即天地之道也。峻極于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
無不充滿之意。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爾峻字微讀。
○按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

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也張子曰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爲風雨爲雷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觀程張二夫子之言可見矣○困學錄總是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隙處無非道之所充滿所謂大莫能載也○輯語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按此皆因誤讀語類句所致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

纂疏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

威儀

曲禮也

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輯

明道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非如異教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

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
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行無一物之
之不體也。○語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
道流行發見爲用處。○三百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
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問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
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雖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
也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
道無不充足其中。畧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
能破也。○紹聞編承上言道之大如此。又就其大而無外
中細觀之。則優優乎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者。
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與夫爲國以
禮而爲堯舜事業者也。道不外於人事。三千三百皆人事
之儀。則纖悉曲中各有當然之則。真是入於至小而無
間也。朱子於費隱章曰。無內是貼莫能破。於此曰。無間是
貼優優之意。若有間則有空闕不滿之處。卽非優優矣。亦
卽非大矣。如此看來則大小元無二體。此所以待其人而

後行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非二事也。○條辨洋洋訓充
滿滿於外而更無餘剩也。優優訓充足於中而更無欠
闕也。既充足於事物之內矣。然任你錯雜零星不更多於
道。故充足而猶有餘也。○說統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
得空。馥子故言優優大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何處不
優優充足。則何處不洋洋流貫。○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
然莫非天理之自然。惟其道無所不形見。故任舉三百三
十都外他不得。非充足有餘者安能之。乃卽此正見其大
而非謂合衆小以成其大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雙峯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

子。○輯語看一待字。可知雖千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自
長在。所謂非道亡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桀漏率
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愚按道不以非其人而遂息
然必待其人而始行其字須着眼。○要雙關道之大小方

中庸章句才事
與下極乎道體之大
盡乎道體之細相貫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朱子曰發育峻

極三百三千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
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
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
得是道於已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
各極其至斯爲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
爲已有不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一物豈復爲吾用也哉
○愚按雙峯云判然二物此只剔得出聚字須知卽爲我
聚矣而不能與道爲體到得兩相融浹渾然天成則仍是
修德之功有未至章句所以不獨曰聚而復曰成其義乃
足○上節結上本節起下凝自在行前必先凝於身而後
能行於天下至凝道之功只在修德故下節只言修德之
事末節竟直接道無不行可見尊德性道開學是修德便

是疑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

語類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按德根於性故謂之德

性即至德所從出也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慢矣學問

從何進○問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

按此即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

做他相似按此可見章句言致知原自包得溫猶燖溫之

行一面在非此大學致知專主知而言也

溫火熟物曰燖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按此亦可見故不敦

加厚也語類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厚是

資質恁地樸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

敦復堂

○問而與以義如何曰而者順詞以者反
說上云按章句自各分兩層只作一例

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

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類問尊德性而道問學

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

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

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尊德性工夫不在紙上在

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

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

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

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

有這坯子學問之功夫有措處爲學纖毫絲忽不可不

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五截此是大者

五事道問學五截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

盡得水者此理愈說愈無窮。如千溪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困學錄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謂進學在致知也。○德性者萬理之本。所以立問學者萬理之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問學之當然而德性之用。所以由明能道問學則有以盡其人道之當然而德性之用。以行尊德性是渾淪做工夫。道問學是零碎做工夫。○道問學。即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二本原則一非道問學則尊德性工夫不能充實。然必先尊德性然後道問學是有本工夫。按此是將而字縮上看。○以尊德性為本而又問學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按此是又將而字拆下看。須兼此兩義下四句同末。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以字亦從此例。

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

語類問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

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問意是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廣大高明。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爲私意所蔽時這廣大便被隔了。所以不廣大爲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污而無所謂高明矣。○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汙了。惟不以自蔽則其心開闊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不以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紹聞編後驅殼起意可知其小也。故曰自蔽見所可欲率已而從之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困學錄須看致字極字。若私意私欲有一毫未盡便是尊德性之分量有歉便不是廣大高明之至。私意就立心言私欲就立身言。○語類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樸實頭亦是尊德性。○困勉錄專指良

知良能爲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然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不可名故厚亦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曾說煞按此則已知已能內未嘗不統得良知良能但不可專泥困學錄已知之理已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則具於吾心既已知之能之卽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李安溪曰只因近學不敢認外面許多爲德性此門戶所以分也彼爲陸王之學者無論矣三百年確守程朱而於此節講章制義必曰良知良能不敢用章句已知已能語何哉困學錄致廣大四句亦有次第致廣大是以意之在內者而言極高明則就處事上說存心處矣溫故敦厚又擴一步就已知已能者說而知先能後亦自有序也下一截亦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同

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語類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

庸章句本義通名卷六
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紹聞編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如周禮朱子謂其皆從廣大心胸流出然其中一條一節皆至理存焉纖悉委曲非窮理之至豈易盡其精微又如佛老徒守一箇空底廣大高明而見不徹於精微行不準於中庸以此應事豈能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而過猶不及豈不反爲廣大高明之累哉○輯畧明道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語類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累是極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便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問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是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溫改是舊來已見得大

課本

體與他溫尋去知新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支分節解底
故或問云一句中皆具大小二意又曰溫故木段省力知
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才說一箇禮字便有
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
文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樸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
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按禮可以學禮言正須以此學禮非謂
徒守其忠信而不以學禮也以字亦須反覆互看與上而
字只一般語類云以者反說上去不必泥○尊德性至崇
禮自有十件事不固是一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
四書通存心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
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斯謂之致心體
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斯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
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
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
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
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敦厚之外有
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

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
以不可不存乎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
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
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
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
非十分細密不可也。

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

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語類尊德性道問學

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
是細密工夫。這五句十件事，無些子空闕處。問尊德性
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
便是互相爲用處。按此可見存心致知原包舉知行說。
洋洋優優，只章首便分兩節看。按本節五句又相因尊德
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
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
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

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或問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按五句皆作是觀。○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爲聖賢之學也。○松陽講義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缺却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中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已自爲克己。篋墩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卽克己復禮章注語。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卽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條辨尊德性是大段涵養工夫。不可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邊精密之至。該知在內。亦該行在內。然語類却又以上五截皆是說行處。下五截皆是說知處。何也。

曰存心是持守工夫其不可貼繁行者以未專主行某事也。而循謹戒懼畢竟行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可該行在內者以行之至乃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考辨精詳畢竟知底意多。愚按章句既以存心致知對舉而以五句上下截分屬於其中真做工夫人能存心能致知力行自包攝裏許不在強爲填補至諸家更有於致知中分析某項屬知某項屬行者尤鑿。○集解按語類中有云兩邊工夫都不可偏者此是正解本面有重上截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原皆德性所自具故以培植根本而言自重尊德性所謂本得而末自順也有重下截一邊說者德性中固無所不具然必由問學工夫與爲填實此以下手有可着力處言之所謂下學上達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也。合攏看來總是見得相資相應之意。○松陽講義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可以偏用不知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走上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

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按此可關世之左朱而右陸者

或問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黃氏紹旦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

德性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蓋彼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此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